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五十三回 回到花園為朋友捨命 在葦塘表兄弟相逢

且說崔龍五個人就與胡小記、喬賓動手。本來艾虎與張豹就議論：「你看，你與他玩笑的那個是輸是贏？」張爺說：「準是他們兩個輸，他們人少。」艾虎說：「不在他們幾個人，是夜行人，故此這二位不行，不是黑門學的工夫。哎喲！更不行了，打手上去了。」張豹說：「可了不得了，完了我這小子了！疼死人，想死人。」只聽「嘩喇」一聲，桌子就翻過來了。張豹拿刀出去，喊一聲：「小子們閃開，二太爺到了！」「叱咤」的亂砍，殺將進去，衝開一條道路，隨後大伙仍然又裹上來。剛一圍裹，就聽見「嗖」的一聲，打半空中飛下一個人來，大伙一瞧，一怔，身量不大甚高，虎頭燕頤，手中這口刀上下翻飛，就是崔龍可以敵住艾虎，餘者的全不行，也不敢向前。 你道艾虎為何打半空中下來？皆因是張二爺翻桌往外一跑，他就跟出來了，為的是賣弄賣弄這手工夫，教他們瞧瞧。往上一聳，在大眾頭上躡將進去，這手叫「旱地拔松，燕子飛雲中」。「嗖」的一聲，腳站實地，把刀亮將出來，直撲奔了崔龍。張豹看見老兄弟進來，心中分歡喜，見人家有一個對一個的，有兩個對一個的。是胡小記敵住了趙盛、孫青，喬賓敵住了薛昆、李霸。張豹他與這些打手就交了手。常言一句俗說：「婁子裡選將軍。」就屬他的能耐有限，與這些打手打起來，他的本領比打手勝強百倍。

頃刻間，也有帶傷的，也有廢命的，也有逃跑的，把打手打的不敢向前，直往後退。這下子可就寬綽了。張豹只顧與打手交手，在他的背後「嗖」的一聲，就是一刀。他如何躲閃得急？又不能招架，可見得是傻好傻好，要是錯過心地忠厚，這也就死了。艾虎雖然動著手，明知道二哥的本事有限，自己的心神念一半在崔龍身上，一半在二哥身上。

看這件事實在不平，心中暗暗的有氣。他看著喬賓動著手跑啦。薛昆一轉身，對著二哥身後就是一刀，早被艾虎一抬腿，就跌在薛昆肋下，「哎喲」一聲，「撲咚」躺倒在地，「啞啞」舒手扔刀。張豹這才看見，倒覺嚇了一跳，擺刀就刺。薛昆使了鯉魚打挺，閃開這一刀，分開打手，自己逃命去了。二爺要追，早教李霸截住，二人動手。

原來喬賓不是跑了，殺開一條道路出去。他看出來了，有艾虎一人，這些群賊那個也不能逃命，他找仇人來了。直奔南邊擺櫃。櫃裡頭伙計瞧著事頭不好，就都跑了，淨剩了廖貨一個人了。也是造就了的，這小子惡貫滿盈，兩個眼睛直直的瞧著東家動手呢，旁邊喝彩。他捨不得走，知道櫃內有銀子；又知掌櫃的人多，不能夠甘拜下風，大肚子往前一挺，正靠著櫃往那邊瞧。喬賓到他眼前，他會沒看見。喬賓用自己的刀，順著櫃面對準了他的肚子，就聽見「撲哧」的一聲，就正中在肚腹之上，說：「我給你放了泡罷！」「撲咚」，死屍腔躺倒。喬爺一扶櫃，就躡將進去，見「一雙油」大開膛，心肝腸肺流將出來，又刺了他幾刀。也是他出主意，用加一平、使頂銀種種的惡事，這算報應臨頭。

喬爺給哥哥報了仇，一轉臉把天平桌的抽屜拉開，裡頭許多的銀子。看見自己小黃口袋倒在地下扔著，把口袋拿起，把裡頭的碎銅爛鐵，俱都倒將出來，把天平桌裡頭一包一包的銀子，俱都裝在口袋裡頭。自己把紗包解下來，把口袋嘴兒抽上，裹在紗包之內，從新緊捆好，提了刀躡出櫃外，正遇見打手，往兩旁一閃。胡大爺追殺趙盛、孫青，喬二爺擋住正要截殺，兩個人一歪身，聽「嗖」的全都躡上房去。連胡小記帶喬二爺，全都不會躡房跳脊，乾著急，無法施。轉身回來，復又動手，喬賓與張豹兩個人圍裹的李霸動手。胡小記幫著艾虎拿崔龍。李霸一瞧事頭不好，三□六招，走為上策，虛砍一刀，撒腿就跑。後邊追趕，見他一踉腳，賊人已然上房去了。二人也不能追趕。二人對叫：「小子，咱們拿那個去。」二人反回來，崔龍不容二人動手，早就跑了，也就躡上房去。除非艾虎一人會高來高去。張豹說：「老兄弟，除非你會上房，別人都不會，你去追罷。」艾虎本不願意追，想著又不是自己的事，何苦與他們作對？並且又有了幾條人命，早走的為是。被張二爺一說，又不能不迫，只得躡上房去。追了不多時，復反歸回，躡下房來，大叫一聲：「住手！看你們這些打手，俱是安善良民、僱工人氏，如今惡人一跑，我們也不跟你們一般見識，你們扔了兵器，才算安善良民。那一個不服，來來來，咱們較量較量。」眾人俱都拋了兵器，跪了一片，苦苦的哀求說：「我們俱是僱工人氏，誰敢違背他們的言語？」艾虎說：「既然這樣，饒恕爾等去逃命去罷。」打手聽見此言，如同見了赦旨一般，大家一哄而散。滿地上也有帶輕傷的，也有帶重傷的，也有死於非命的，橫躺豎臥，哼咳不止。

胡小記過來說：「我們兩個不是他們的對手，看看落於下風，若非二位恩公前來助拳，我們二人就有性命之憂。請問二位貴姓高名？仙鄉何處？」意欲跪下磕頭。艾虎一把拉住說：「此地不是講話之處，有話隨我來說。」艾虎在前，三人在後。走夠多時，只見後邊有幾個跟下來了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綺春園的伙計，瞧著事情不好，預先就出了綺春園，遠遠的望著，見掌櫃的出來告訴說：「他們若是出來，驀地裡跟著，看他往那裡去，逃在何處，回頭好告訴我。我先上縣衙門裡去告，你們去找地方。」故此艾虎出來，他們就跟下來，又被艾虎看見，說：「你們前頭走著，我在後邊斷後。」即把刀亮將出來，說：「呸！你們這些人們，打算不要命了？誰跟著我們，一個不留，全殺你們。」大家回頭就跑。大家跑，屢次回頭，看著艾虎仍在那裡看著，這個意思難以跟著看他下落，連地方也不敢跟著了，當個小差使，誰肯賣命？艾虎看不見他們，這才前來追趕大眾。

天色已晚，前面黑忽忽一片葦塘。艾虎說：「瞧瞧，這是早葦呀水葦？」胡小記說：「早葦。」艾虎說：「咱們裡邊講話，倒是個幽密的所在。」眾人分葦塘，到得裡面，大家用腳踹平一片地方。胡小記過來與艾虎、張豹行禮。喬賓也過來與艾虎行禮，衝著張豹說：「小子！方才難為你，爺爺給你行個禮罷。」張豹說：「起來罷，好小子！不用與爺爺磕頭了。方才要不是二太爺，你早就沒了命了。」艾虎瞪了二爺一眼。胡小記說：「未曾領教二位恩公尊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」艾虎說：「小可姓艾，單名一個虎字，匪號人稱小義士。這是我盟兄，行二，姓張名豹，匪號人稱勇金剛。」胡小記說：「賢弟，你原籍莫非杭州？」艾虎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我正是杭州霸王莊人氏。」

列公，你道艾虎就打開封府出首，六堂會審，認真假馬朝賢，發配大名府之後，無論誰問，總不愛說出他是杭州的人氏來。自打到了臥虎溝，見沙伯父之後，再有人問，就說臥虎溝人氏。不然怎麼到了娃娃谷，說是臥虎溝的？艾虎險些沒教甘媽媽要了性命。

如今教人指實了杭州，也不能不說了，點頭說：「是。尊公怎麼知道小可？」胡小記說：「我說個人，你可認識？」艾虎說：「看是誰咧。」胡小記說：「賣茶糖的胡老。」艾虎說：「那是我舅舅。」胡小記說：「那是我天倫。哎喲！表弟呀。」不覺大哭起來了。

艾虎說：「你就是小記哥哥麼？」原來艾虎四歲，父母相繼而亡，跟著舅舅度日。那時表兄過繼他舅舅家，為是日後不丟五行秤上的經紀買賣。胡老故去，艾虎年方六歲，又在叔伯舅舅之家。長到三歲，在霸王莊當茶童，知道有小記哥哥，就是不承認。如今一見，彼此全都傷心，復又與表兄行禮。將要問他們緣由，就見外邊燈火齊明，人喊馬嘶，說：「在葦塘裡哪！」這一進葦塘搜尋兒位，畢竟不知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